

巴金文選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出版

巴金近作精選（全一冊）

（定價 元）

編輯者 儲 菊 人

出版者 正 氣 書 局

發行者 正 春 明 氣 書 局

總經售

正 春 明 氣 書 局

現代
文庫

巴金近作精選目錄

寫作生活底回顧·····	一
老年·····	一七
神·····	二七
智識階級·····	六一
我的眼淚·····	八八
月夜·····	一〇〇
將軍·····	一二三

現代文庫
巴金近作精選

寫作生活底回顧

民國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我和朋友衛在上海上船到法國去。在印度洋舟次我給一個敬愛的朋友寫信說：

「我現在的信條是：忠實地生活，正直地奮鬥，愛那需要愛的，恨那摧殘愛的。上帝只有一個，就是人類。爲了他，我預備貢獻出我底一切……」

二月十九日我領到了巴黎。

朋友吳在拉丁區的一家古舊旅館底五層樓上給我和衛租了房間。屋子是窄小的。窗戶整天家開着，下面是一條寂靜的街道，那里只有寥寥的幾個行人。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我從窗戶裏也可以望見人們在那大開着的玻璃門裏進出。但我卻沒有聽見過酗酒或賭博底鬧聲。正對面是一所大廈，這古老的建築，牠不僅阻止了我底視線，並往往給我遮住了陽光，使我底那間充滿着煤氣和洋葱味的

小屋變得更憂鬱，更陰暗了。

除了衛和吳外，在這城裏我還有三四個朋友。有時大家聚會在一起，我們也有歡樂的談話，或者熱烈的辯論。我們都是彼此了解的，但是各人有各自的事務，不能夠天天聚在一處。衛又喜歡整天到圖書館或公園裏去。於是我就常常被留在那墳墓般的房間裏，孤另另的拿破舊的書本來消磨我的光陰。

我底生活是很單調的，很呆板的。每天上午到那殘留着寥落的枯樹的盧森堡公園散步，晚上到 Alliance Francaise 補習法文。白天就留在家裏讀破舊的書本來蠶食我底青年的生命。我在屋裏翻閱那些別人不要讀的書本。常常去一陣難堪的靜寂以後，空氣忽然震動起來，街道也震動了，甚至我底房間也震動了。耳邊只是一片隆隆的聲音，我自己簡直忘了這身子是在什麼地方，周圍好像發生了一個絕大的變動。漸漸地鬧聲消滅了。經驗告訴我是一輛載重的汽車在下面石子鋪砌的街道上馳過了。不久一切又復歸於靜寂。我慢慢兒站起來走到窗前，伸了頭出去看那似乎受了傷的街，看那街角的咖啡店，那里也是冷靜的，我兩三個人在那里喝酒哼小曲。於是我底心又被一陣難堪的孤寂壓倒了。

晚上十一點鐘過後我和衛從 Alliance Francaise 出來，腳踏着雨溼的寂靜的街道，眼望着杏紅色的天空，望着兩塊墓碑似的聖母院底鐘樓，那一股不能熄滅的火焰又在我底心裏燃燒起來。我底眼睛開始在微雨的點滴中看見了一個幻境。有一次我一個人走過國葬院旁邊的一條路，我走到了盧騷底銅像底脚下，不覺伸了手去撫摩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撫摩一個親人，然後我抬起頭仰望着那個拿着書和草帽的屹立着的巨人，那個被託爾斯太稱為「十八世紀的全世界的良心」的思想家。我站立了好一會兒，我忘了一切痛苦，直到警察底沈重的脚步聲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是活在什麼一個世界裏的時候。

每夜回到旅館裏，我稍微休息了一下這疲倦的身子，就點燃了煤氣爐，煮茶來喝。於是聖母院底悲哀的鐘聲響了，沈重地打在我底心上。

在這樣的環境裏過去的回憶又繼續來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動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鬥中的朋友，我想到那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扎，我想到那過去的一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滅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燒起來了。爲了安慰這一顆寂寞的青年的心，我便開始把我從

生活裏得到的一點東西寫下來。每晚上一面聽着聖母院底鐘聲，我一面在一本練習簿上寫一點類似小說的東西，這樣在三月裏我就寫成了滅亡底前四章。

漸漸地我底生活變得有生氣了，朋友也漸漸多起來，我從他們那里借到了許多寶貴的書籍，我只耽心每天沒有夠多的時間來讀完牠們，同時從 E. G. M. Zetian 他們和我往來的信函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和鼓舞。我便把我底未完的小說攔起來。我沒有功夫再寫小說了。一直到八月二十三日讀到巴黎各報的號外，知道我所敬愛的那個魚販子（就是滅亡序裏說到的「先生」）和他底同伴被燒死在波士頓，查理斯頓監獄裏的時候，我重讀着他寫給我的兩封佈滿了顫抖的字跡的信，聽着外面無數的人底隱約的哭聲，我又從破書堆裏翻出了那本練習簿，繼續寫了滅亡底十七，十八兩章，以後又連續寫了第五，第六，第十，十一，十二共五章。

過後我底時間就被一些經濟學書佔去了，接着我就用全付精神來讀克魯泡特金著作，尤其是那本倫理學底起源及發展，我開始翻譯牠，而且爲了翻譯牠的緣故我又不得不讀起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諸人底著作來。我甚至讀熟了聖經。我

已經不去注意那部未完的小說稿了。

第二年（一九二八）的夏季，是在馬倫河岸上的一個小城裏度過的。我在那時候過着比較安舒的生活。這城裏除了我外還有兩個中國青年。他們都是我底好友。我們寄宿在一個中學校裏面。那里是安靜而和平。每天早晨和午餐後我一個人要走過一道小橋，到河邊的樹林裏去散步，傍晚我們三個聚在一起沿着樹林走得更遠一點，大家暢談着各種各類的話，因為在那里談話是很自由的。

一個晴明的上午，我挾了一本 Whitman 底詩集，從樹林中散步歸來，接到了一封經過西伯利亞來的信，這是我大哥從成都寄的。信裏充滿着感傷的話，大哥是時常這樣地寫信的。我一字一字地把信讀了。我不覺間想到從前做孩子時候，我和他在一起度過的光陰。我愛他，但我不得不永久離開他。我底苦痛是很大的，而他底被傳統觀念束縛着的心却不能夠了解。我這時候苦痛地思索了許久，終於下了一個決心。我從箱子裏翻出了那一部未完的小說稿，陸續寫了第七，第九，十三，三章。因為那時我已經譯完了倫理學底上卷，送走了那些古希臘的哲人和羅馬的聖徒。我有時間來寫小說了。

後來根據一個住在南方的朋友的來信，我又寫了滅亡第八章「一段情的故事。」這朋友是我所敬愛的，他底愛情裏的悲歡也會引起我底共鳴。我很抱歉我把他底美麗的故事送給了像滅亡裏的袁潤身那樣的人。所以回國以後我又把那故事改寫成了一篇題作初戀的短篇小說來獻給他。

以後這工作就沒有間斷了。每天早晨我一個人在樹林裏散步時，我完全沈溺在思索裏。土地是柔軟的，林外是一片麥田，空氣中瀰漫着甜蜜的麥子香，我踏着爬蟲，聽着鳥聲，我底腦裏却現了小說中的境界，一些人在我底眼前活動，我常常思索到一些細微的情節，傍晚在和朋友們散步談話中，我又常常修正了這些情節。（下午的時間就用來譯書和讀書。）夜靜了，我回到房裏就一口氣把牠們寫了下來。不到半個月的功夫，我就寫完了滅亡底十九，二十，十五，十四，二十一這五章。

這樣我底小說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寫的時候，我加進了一章「八日」（即第十六章，）最後又添了一個結尾。我用五大本硬紙面的練習簿把牠們容納了。我底兩個朋友中的那個研究哲學的很高興地做了我底第一個讀者。他給了我

一些鼓勵。但我還沒有勇氣把這小說稿寄給國內的任何書店去出版。我只想自己籌點錢把牠印出來，給我底兩個哥哥翻閱，還送給一些朋友。恰恰這時候國內一個朋友來信說，願意替我辦理這件事情，我便在稿本前面添上一篇序，慎重地把牠們封好掛號寄給那朋友去了。

稿本寄出後，我也就忘了那事情。而且我們三個人又同車回到巴黎去過那熱鬧的生活。過了兩月，上海那個朋友底回信到了。他說稿本收到，如今正在翻閱。我也不會去信催促他。直到一九二九年初我回到上海：纔在那個朋友處看見小說月報上面的預告，知道我底小說被採用了。那朋友違反了我底意思把牠送給小說月報底編者。使牠有機會和一般讀者見面，我覺得我應該感謝他。然而使我後來改變了生活方式，使我至今還陷在文學生活裏而不能自拔，使我把青年的生命浪費在白紙上，這責任却也應該由他來担負。

一九二九年我住在上海，譯了幾本書，翻譯倫理學下卷底工作，又使我不得不去叩斯賓諾沙，康德，叔本華諸位底堅硬的鐵門。這樣弄昏了我底腦筋。我沒有寫小說，而且我也不想寫小說了。

第二年我纔寫了一本死去的太陽，和那一個叫做房東太太的短篇，那是根據一個朋友底敘述寫成的，自以為都寫得很不如意，有些掃興，而且那些時候又忙着讀書，覺得我這人不宜於寫什麼小說。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改變了我底心思：在一個七月的夜裏，我忽然從夢中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見了一些痛苦的景象，耳邊也響着一片哭聲，我不能夠再睡下去，就爬起來扭燃電燈，在寂靜的夜裏我寫完了那題作洛伯爾先生的短篇小說。我記得很清楚。我擱筆的時候已經大亮了。我走到天井裏去呼吸新鮮空氣，用我底模糊的眼睛看天空。淺藍色的天空裏正掛着一片燦爛的雲霞，一些麻雀在屋簷上叫。我纔回到牀上睡去。

我這樣開始了短篇小說底寫作以後，在這一年裏我又寫了復仇，不幸的人，亡命，愛底摧殘……等九篇。這些文章都是一種痛苦的回憶驅使我寫出來的。差不多每一篇裏都有一個我底朋友，都留着我底過去生活裏的一個紀念，現在我讀着牠們，還會感到一種溫情，一種激動，或者一種忘我的境界。

其中亡命和亞麗安娜兩篇是我所最愛的，牠們表現着當時聚集在巴黎的亡命者底苦痛。亞麗安娜，這個可敬愛的波蘭女革命家要回到華沙去。那一天我和吳

替她提着箱子，把她送到一個朋友家裏，我們帶着含淚的微笑和她握手，說幾句祝福的話語，就這樣分別了她。當她底背影在一旅館底大門裏消去的時候，我底精神被一種崇高的感情沐浴着，我底心裏充滿着一種獻身的渴望，我願我能夠有一千個性命用來爲那受苦的人類犧牲，爲那美麗的理想盡力。我底眼裏貯滿着這青年女革命家底丰姿，我和吳進了聖母院這古建築，登上了那高聳的鐘樓。站在那上面，我俯瞰着巴黎的街市，我看那賽納河，牠們變得很渺小了。我想起了剛纔別過的異國女郎，我想起了華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們底運動，我想起了這個大城市在近兩百年間所經歷過的一切，我不覺感動到流下眼淚來。我顫抖地握着吳底手誠懇地說：「吳不要失望，我們底理想一定會勝利的！」這時候也正用着留戀的眼光看那輪臥在我們下面的巴黎，他便掉過頭來回答我一個同志底緊握。他忘記了他自己和亞麗安娜一樣，也是因了國際大會底事情被法國政府下令驅逐的人。

以後因了驅逐令延緩了一些時候的緣故，我們還和亞麗安娜見過面，吳和她過往得很親密。後來吳回了國。她也離了巴黎。我就再沒有得過她底消息了。

直到前年，我在北平意外地從一個朋友那里知道一點她離開巴黎以後的消息，我便帶着悲痛的懷念續寫了亞麗安娜。渥柏爾格。甚至到現在我每想起和她分別的那一天的情景，我還感到心情的高揚。我感激她，我祝福她，我願把那小說獻給她。

翻過來就是一九三一年。連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我竟然把這一年的光陰差不多完全貢獻在寫作上面去了。每天每夜熱情在我底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條鞭子抽着那心發痛，寂寞咬着我底頭腦，眼前是許多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底受苦和我自己底受苦，牠們使我底手顫動着，拿了筆在白紙上寫黑字。我不住地寫，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寫，日也寫，夜也寫，好像我底生命就在這些白紙上面。環境永遠是如此單調的：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裏，面前是那張堆滿了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送陽光進來的窗戶，還有那張開始在破爛的沙發，（這是從吳那里搬來的）和兩個小小的圓凳。這時候我底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地在紙上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偕着我底筆來伸訴他們底苦痛了。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周圍的一切。我簡直變成了一付寫作的機器。我時而蹲踞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

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面蜷伏在那裏激動地寫字。

在這種情形下面我寫完了二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家（激流底第一部，）八九萬字的新生（滅亡底續篇），和中篇小說霧以及收在光明裏面的十多個短篇。

因了這些文章，我又認識不少的新朋友，他們鼓勵我，逼迫我寫出更多的小說。

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海底轟聲響了。我二月五日帶了短篇小說海底夢的七頁原稿從南京趕回上海，只來得及看見閘北底火光。於是繼續了將近一個月的苦痛的生活。後來在三月二日的夜晚，看見大半個天空的火光，聽見幾個中年人底徬徨的，絕望的呼籲以後，我一個人走着冷靜的馬路，到一個朋友家裏去睡覺。在路上的一面思索，一面詛咒。這時候我睜起眼睛做了一個夢。我決定把那個未完的短篇改寫成中篇小說。

這其間我會幾次懷着屈辱的，悲哀的，憤怒的心情去看那在日軍統治下的故居，去搬運我底被却後的出籍，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次槍刺幾乎到了我底身上，但我終於把這一切忍受下去了。每天傍晚我帶了疲倦的身子回到朋友

那里，在似乎是平靜的空氣中繼續寫我海底夢。

寫完海底夢，我便到南方旅行，看見一個瘋狂的少女底臉上的秋天的微笑，在那里起了寫春天裏的秋天的心思，回來後，就以一個星期的功夫寫完了牠。過後又寫下沙丁，那材料是一個朋友供給我的，他到那地方去過。他對我談起那里的種種詳細情形，鼓舞我寫下牠來。那小說裏也浸透了我底血和淚，貫穿着我底追求光明的呼號，那絕望的雲霧並不會掩沒了我底對於「黎明的將來」的信仰。

夏天來了。我底房間裏熱得和蒸籠裏差不多。我底心像炭一般燃燒起來！我身子快要被蒸熱得不能夠動彈了：在這時候我卻枯坐在窗前，動也不動一動，而且差不多屏絕了飲食，只是拚命喝着冰水來熄滅我心裏的火焰。同時我忘掉一切地把頭俯在那張破舊的書桌上，專心重寫我底長篇小說新生。去歲我已經寫完了牠，但原稿跟着小說月報社在開北底大火中化成了灰燼。這次花了兩個星期的功夫，我把牠重寫了出來，證明我底精力並不是爆裂彈所能燄滅的東西。這其間我還寫了收在電椅集裏面的幾個短篇。我以為我會得到一些休息了，然而朋友又來催促我寫長篇小說雨底續稿。直到我寫完了牠。我才可以開始我那渴望了許久

的北方的旅行。在青島一個朋友底山中的宿舍裏我寫了電椅中的愛。一到北平和一個患肺病的朋友住在一個小公寓裏面，聽了他每夜每夜的咳嗽聲，我開始寫了我底靈魂底呼號（電椅集序），到了天津才寫完了牠。

北方旅行歸來，我開始寫作將軍集裏的各短篇。同時在凍僵了手指的寒冷冬天的夜晚，我陸續寫了我底描寫煤礦生活的長篇萌芽，寫完了牠，我又去廣東福建旅行，寫了一些短篇和一本旅途隨筆。

寫萌芽用力並不多，是正月初動手，五月初完畢的。中間分了十一次，每次執筆還不到一天，寫成一章，便送到一家週報去發表。全部刊畢後，我會把牠校改一次。

萌芽裏面沒有什麼空泛的想像。我確實充分地利用了我底一部分的生活經驗。我一九三一年冬天，曾在一個煤山上作過客人，在那里受過一個星期底客氣的款待。我又有着充分的自由，可以隨意地看，隨意地聽，而且隨意地和一個機工在窖裏埋了兩個多鐘頭，就在這窖裏一個多月前，曾發生過一次爆炸，死掉十五個人。因此會有人勸阻我下窖，但我終於冒險地下去了。我這樣做，並沒有別

的用意，連找小說材料的心思也沒有。說句實話，我只是在體驗生活，嘗嘗生活底各種味道。所以直到兩年以後，我纔利用這題材寫了小說。

從溫暖的南方，我馬上又去到寒冷的北國，這是一九三三年年底的事。在那裏在友情底撫慰裏，我完成了我底第四短篇集將軍。並且開始寫了我底沉默集中的所謂「歷史小說」，用「王文慧」這個筆名，陸續發表在文學上面。

同時我還寫完了電。這小說是在一個極其安舒的環境裏面寫下來的。一個朋友讓我住在他寄寓的花園裏面，過了三個星期清閒生活，使我從容地完成了這「愛情的三部曲」底最後一部。我應該感謝他。

在北平住厭了回來，我編好第五個短篇集沉默和雜文集生之懺悔，寫了我底第六短篇集沉落，就動身到日本去了。那里的生活，使我寫成了散文集點滴和神鬼人，這是我底第七個短篇集。

這就是我底寫作生活底大概了。

這種生活完全不是愉快的。我時常說我底作品裏面混合了我底血和淚，這並不是一句誑話。我不是一個藝術家，我只是把寫作當做我底生活底一部份。我在